

## 焦點評析

# 列強地緣政治下的烏克蘭困境

---

## The Dilemma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Ukraine

施富盛 *Fu-Sheng Shih*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3月23日波蘭的媒體傳來一則消息：<sup>1</sup>俄羅斯國家杜馬副主席，同時也是俄羅斯自由民主黨黨魁日里諾夫斯基（Vladimir Zhirinovsky）寫信至波蘭外交部，建議鼓勵各地人民公投，進而由俄羅斯、波蘭、匈牙利及羅馬尼亞等國分別統治現今烏克蘭境內歷史上的領土，恢復一次大戰前後的東歐疆界。波蘭當局對如此的建議嗤之以鼻，甚而認為這樣的書信內容應該交由精神科醫師處理。然而，這樣的極右思想，呈現的也正是近代烏克蘭國族興起時所必須面臨的歷史及地緣政治包袱。

烏克蘭現今對外貿易，<sup>2</sup>以俄羅斯為最大進出口貿易夥伴，若以區域劃分，歐盟是烏克蘭最大貿易夥伴。然而若俄羅斯加上哈薩克及白俄羅

---

<sup>1</sup> “Rosja proponuje Polsce rozbiór Ukrainy - MSZ dostało oficjalne pismo. Nałęcz: Kuriozum. Należałoby przesłać do psychiatry,”  
[http://wiadomosci.gazeta.pl/wiadomosci/1,114871,15673629,Rosja\\_propонуje\\_Polsce\\_rozbiór\\_Ukrainy\\_\\_MSZ\\_dostalo.html#TRNajCzytSST](http://wiadomosci.gazeta.pl/wiadomosci/1,114871,15673629,Rosja_propонуje_Polsce_rozbiór_Ukrainy__MSZ_dostalo.html#TRNajCzytSST)

<sup>2</sup> 請參考歐盟官方網站 European Commission 資料：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countries/ukraine/>。

斯，烏克蘭與這歐亞聯盟（EAU）的貿易可比擬歐盟的影響力。這也是烏克蘭在經濟層面上，一時之間無法斷然脫離俄羅斯，走向歐盟的背景結構。然而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烏克蘭其仰賴進口原物料加工製成機械、運輸設備出口的經濟型態受到重創。再加上政策不透明、黨政寡頭貪污等因素，政府財政危機日益嚴峻，因此烏克蘭政府開始在歐、俄之間游移，企求尋得最大的經濟奧援。因此，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ich）先是與歐盟簽署聯合協定，而後反悔，改與俄羅斯繼續合作，片面撕毀與歐盟的協議，罔顧民眾親歐的意願，終於爆發基輔的「革命/政變」。

至今亞努科維奇遭罷黜，克里米亞議會於 3 月 16 日「脫烏入俄」公投通過，普欽（Vladimir Putin）簽署同意，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接手克里米亞成為俄國特區。而烏克蘭東部及東南地區如哈爾科夫（Kharkiv）、頓涅茨克（Donetsk），奧德薩（Odessa）等地亦爆發親俄示威。局勢發展至此，驗證了烏克蘭就國際地緣政治及國族發展上與俄羅斯的依附關係，也讓現今烏克蘭局勢在歐、俄緊張關係下呈現決裂態勢。然而，烏克蘭真的會分裂嗎？我們可以由以下幾個面向觀察：

### 一、烏克蘭的主體意識

首先，烏克蘭內部的親俄與親歐勢力並非如此全然、決絕地對立。現今烏克蘭境內極度親歐，或極度傾俄的地區僅佔少數，例如：（一）極西之地利沃夫（Lviv）一帶數個州，在歷史上向來是波蘭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領土，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劃歸烏克蘭領土，（二）烏克蘭東南部如哈爾科夫、盧干州、頓涅茨克等地為 19 世紀後大量俄羅斯移民之地，以及（三）克里米亞半島在 1954 年由蘇聯劃歸烏克蘭統轄之地，內部以俄羅斯裔占絕大多數之外，其餘各地在 20 世紀初的烏克蘭民族運動中即已逐漸構成烏克蘭主體，並漸次形成所謂的烏克蘭國族的概念。而所謂的烏克蘭意識，也在改制後，透過教育、官方媒體，開始在俄羅斯裔的聚居地逐漸蔓延，傳散，取得普遍認同。

此外，就俄語使用情形以及 2010 年的總統大選亞努科維奇與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的得票率，亦在國土空間上呈現出如同漸進光譜式的過度的特色。以 1990 年代以後出生的新生代為例，根據波蘭年輕學者 Jakub Jakobowski 的訪談研究指出，<sup>3</sup>年輕一帶的烏克蘭人既無俄羅斯包袱，在親歐的渴望下仍堅持烏克蘭民族的主體性。因此，烏克蘭的國族意識，雖然是近代才興起，但已穩定地支撐起整個民主的主體性。也因此，統一完整的烏克蘭，是烏克蘭人的價值所在。

## 二、歐盟的可能立場與支持程度

首先，我們必須釐清，「政府財政紓困」與「社會經濟結構轉型」，這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就歐盟的立場而言，2004 年的東擴，前後十數年，消耗大量歐盟經濟成長的果實。以人口 3800 萬規模的波蘭為例，歐盟在波蘭入盟前後投入大量的經費及資源，<sup>4</sup>更何況烏克蘭人口近 4600 萬人，土地約波蘭二倍，勢必消耗更多資源。因此，暫時性的政府財政紓困是可行的，然而，對於經濟整合，這則需要歐盟投入大量的社會基金、結構基金以協助烏克蘭經濟轉型，所需之成本，不下於 2004 年的東擴。因此，短期內，歐盟不見得希望與烏克蘭進行全面性的經濟整合。更重要的是，一旦烏克蘭東、西分裂，投靠歐盟的會是財政困難的西半部，而東半部富庶的聶伯河、頓涅茨克一帶卻可能投向俄羅斯懷抱。<sup>5</sup>因此歐盟也不希望烏克蘭分裂。

## 三、前社會主義共和國夥伴波蘭之立場

---

<sup>3</sup> Jakub Jakobowski, *Wybory a obywatelstwo: postrzeżenie państwa wśród studentów z Winnicy* (Insty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Kulturowej, Uniwersytet Warszawski, 2012).

<sup>4</sup> 請參見：施富盛，〈全球化脈絡下歐盟與波蘭地方社會發展〉，收錄於石川晃弘等主編，《中歐政治與社會發展》（台北：書林，2010 年）。

<sup>5</sup> 請參見烏克蘭國家統計委員會資料：

[http://www.ukrstat.gov.ua/operativ/operativ2008/gdn/reg\\_zp\\_m/reg\\_zpm08\\_u.htm](http://www.ukrstat.gov.ua/operativ/operativ2008/gdn/reg_zp_m/reg_zpm08_u.htm)。

波蘭，是目前在歐洲國家中，相對而言與烏克蘭各界較能說得上話的鄰國。同時，波蘭曾為蘇聯與西歐的緩衝區的經驗，也是同處地緣政治夾縫中的烏克蘭可學習的對象。然而，波蘭經驗也有其侷限性，於烏克蘭危機中的考量與立場大致如下：

(一) 1956 年與 1968 年的教訓

1956 年後史達林時代開啟，波蘭波茲南 (Poznan) 工人發起抗爭，反抗蘇聯的高壓控制，其結局是雙方妥協，波蘭承認蘇聯的領導以爭取自主權，這是著名的「波茲南六月」事件。波茲南的抗爭透過媒體大量地在東歐傳散，尤其是西方媒體對於後史達林時代共黨的鬆動極盡渲染，如星火一般在匈牙利民眾間燃起希望的火苗，群眾推著新上台的納吉 (Imre Nagy) 拒絕了蘇聯的領袖地位，並計畫退出華沙公約組織，進而導致紅軍坦克開入，造成了舉世震驚的「布達佩斯之秋」。1968 年華沙爆發學生運動，布拉格亦爆發了布拉格之春。華沙學運在內部協商與鎮壓下而平息；而布拉格之春卻是在坦克鎮壓下而落幕。因此，波蘭人對於烏克蘭危機的態度有二：擔心在西方媒體過度渲染，給予烏克蘭人民過多期望，進而導致衝突劇烈化，引來俄羅斯軍事鎮壓；其次是擔心波蘭自身的邊境安危。

(二) 中世紀波蘭殖民的歷史記憶

十三世紀蒙古佔領了當時基輔公國及其以東的土地之後，至 14、15 世紀波蘭-立陶宛聯邦興起後，基輔以西之地多淪為波-立聯合王國之領土。直至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利沃夫一帶仍為波蘭之領土。然而，必須反省的，波蘭對於烏克蘭，是一中世紀封建時代的殖民統治關係。烏克蘭嚮往西方，對波蘭示好，但是同時也存有防衛的心態。

(三) 維謝格拉德四國集團的經驗

維謝格拉德 (Visegrad) 集團緣起於 1335 年匈牙利國王查理一世 (Charles I)，波蘭卡齊米日大王 (Kazimierz the Great)，以及波西米亞國王約翰盧森堡 (Jan Lucembursky) 結盟形成的的政治聯盟。主要目的在於對抗日漸興起的日耳曼諸邦。而在中世紀歷史上，這樣子的區域聯盟在日

耳曼民族與土耳其的夾攻下，有著一定的作用。1990年中東歐各國改制以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再度結盟，其目的是在歐盟區域整合中，在經濟、文化合作面向上更一步的深化整合。此外，這結盟也有一定的區域政治意涵。然而，烏克蘭的國家發展受到俄、波的深遠影響，加上白俄羅斯的極度親昵，因此無法形成區域的小國聯盟，直接面對強大的俄羅斯。

#### 四、烏克蘭危機未來發展的焦點

就政治、軍事面向，俄羅斯早已牢牢掌握克里米亞；就民族情感而言，克里米亞更是極端親俄。此外，俄羅斯對歐天然氣輸出管線主要經過基輔。俄國希望的，也是整個烏克蘭，而非基輔以西分離出去的烏克蘭。因此，俄國對克里米亞的舉動，用意在於在今年5月總統大選以前，先造成實質、名義掌控克里米亞的現實。一來在政治上防止克里米亞參與烏克蘭總統大選；在戰略上，也徹底地掌握了黑海艦隊的母港，這措施是避免地區安全問題更複雜化。因此，要觀察俄羅斯的，是普欽將如何介入烏克蘭東部，在5月過後逼迫烏克蘭新政府進行談判。

歐盟決定分三階段對俄實施制裁，作用亦不彰顯。歐洲列強基於地緣政治，亦不願看到烏克蘭分裂，或者是與俄羅斯發生直接衝突的國際現實，呈現出歐洲列強間鬥而不破的態勢。因此，美國相對地將會在烏克蘭危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冷戰結束後，中亞、近東一帶小國的發展，稍早的喬治亞共和國爭端，現今的敘利亞動亂，都可以看到美、俄兩強的介入。因此，美國對烏克蘭的介入，將是未來應觀察的重點。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